

## ◎ 寻味日志



## 味之旅

父母退休后,家里的饭越来越香。我对女儿说,姥姥过去做饭不好吃,退休后越来越有样子。父亲不同意我的说法,父亲认为我们小时候母亲做饭不好吃是那时的材料没有现在的好,油水没有现在的多。我认为,父亲这么说明显是为母亲开脱。

前几天,母亲准备着写《准格尔旗的稷香》的内容,跟父亲讨论糜米的做法。父亲说起美食津津乐道,马栅人做米画儿最精致,米窝窝在川掌叫酸糕、酸粥好不好吃主要得看浆米罐子……厨房里的灯是暖暖的淡黄的光,父亲母亲聊天的声音在厨房与做饭的各种叮当声一起奏起了小小的交响曲,听起来像温柔的小夜曲。

到了女儿生日这天,母亲为外孙女蒸了黄米糕。父亲一个劲地夸赞,几十年了,没想到母亲还能蒸出这么好的糕。母亲眼角的皱纹露出无声的笑意。现在母亲和父亲做糕会花更多的心思。把糕做成素糕片片或包豆馅、菜馅的糕角角,豆馅一定是自家的红豆煮熟了做的,菜馅一般是菜丝与土豆丝混在一起拌成的。为了照顾大家的口味,还会将糕下一次油锅,父亲总是会把糕的表面炸出泡泡。

女儿对黄米糕没有表现出十足的热情,也许她对蛋糕的心思更重些。

女儿打电话催促她爸回家布置生日小派对的现场,然后拉着我看云。女儿说,妈妈你看天空是个大画家,云彩就是天空的作品,一会儿就是一幅画,一会儿就是一幅画。这朵云画的是小公主的裙子,也许天上有风吧,裙子没被吹散了,很快变成了松松软软的大棉花糖。那朵云画得像一头大狮子,然而一会就长出了一双大耳朵,变成了温柔的小兔兔……我与女儿一起看着天空,听女儿讲那些云朵怎么变化。

女儿的手表电话响了,“爸爸,我和妈妈一会儿就到家。”父亲又说起了那句口头语,外孙女是狗,吃了就是个走。

开着车,车窗落下,风吹在脸上,我和女儿的头发也随风飘着。几个小朋友在等着女儿一起吹气球、吃蛋糕,女儿兴奋地期待着拆礼物。在女儿的生日小派对上,也许她会开启属于自己的味之旅。文/刘雅娜

## ◎ 青青左岸



## 细节美好

伊喝茶时,总喜欢用白色洗碗中,将冲茶器皿擦洗得亮晶晶。茶盏是那种近乎半透的骨瓷。忙完一天后,伊习惯在斗室里安静地坐着,给自己沏上一盏绿茶。音乐也是舒缓而不激烈,心境坦然。伊说,她喜欢这种独处冥思状态,去想一些东西,或者写上一段随感。而写字前,将周围收拾干净,也是对文字的一种心态。有时候,在纸媒或者公众号看到伊的文章,总能想着她行文时那些生活细节与习惯。

早晨,我站在楼台,秋日薄凉,楼下植物泛着青绿。对面楼女主照例收拾着卫生。半掩玻璃门,能看见餐桌上插着一束花。她家厨房外窗台装修时贴了瓷砖。每次清理家务,都将瓷砖擦得干净。在这前后楼,她是唯一打扫户外窗台的。能想象她的家也会被收拾得一尘不染。

细节关乎城市,体贴的是人文与亲和。

随着环境改善,城市越来越宜居。整洁,植有绿化,一年四季花常开。在城市角落间,根据周围地理人文,布局不一,建起园林草坪,亭榭楼台多有木栈道,葱绿之间成为市民漫步之地。我倒是喜欢它的名字——口袋公园。寓意它的小,却又不同,每座口袋公园都有自己特色。有的半场篮球,灯影下常见跳跃的身姿。有的24小时城市阅读,隔窗观景,那种格栅玻璃后读书的身影很是美丽。又因口袋公园就在街角,兴步或小坐,不显急躁,有着时间慢下来的感觉。

有时候,坐在木椅上,看公园里夫妻挽手徐徐而过,或孩童笑意盈盈,恋人们私语垂首,衬着竹木背景,画面洋溢着幸福。

活力城市,在和谐氛围里,也许不经意平常举动,都会有新发现。

早晨,赶着上班,最近连续大雨,路面有积水。车速快,看见路边行人,忙着降速,为的是不溅起一片水花。伞下行人,也是微笑示意,那一刻带给彼此,都是一天最初的愉悦。

苏师傅那天开晚班出租车。准备收车交班,环城道上停电抢修,整条路面漆黑。他忽然看见前方有辆自行车,有位穿校服的女生,应该是晚自习回

家。苏师傅慢下车来,跟着自行车,一路照亮着骑行中的女生。等过了那段黑路,他才离去。

看过一段城市视频,一位步履蹒跚老者,在城市斑马线上,正努力想加速通过,可腿脚不便,让他行走颇有些困难。忽然,等候的一辆车打开车门,看见一位先生下车去搀扶那位老人。在转为绿灯时,所有车都没动,等那位先生上车后,大伙才有序通过路口。

去一些城市,记忆留存,往往在乎于细节,在一座城行走、坐车、观光、访友,所接触的那种便捷或者安全,往往体现在细微处。

去问路,所遇异乡人满面春风,亲切告知。去打车,与师傅攀谈,待你如友,不觉加深着对一座城的好感。去餐饮,店堂明码之间,会告诉你他多吸引你欢喜的口味。

去的地方多了,有的城市会淡忘,有的城市因一段段细节而被牵挂着。如同相遇知己,她不经意举动,藏着发自内心的温暖,在相互关心,通过细节举措,不断被释放。在亲和与接近中,攒着时间下的热爱,彼此牵挂。

生活有时平淡,感受细节中的美好,是种幸福,人是如此,城也亦然。文/杨钧

## ◎ 闲看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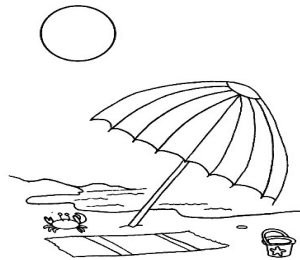
## 头上的风景

发型是头上的风景。

和服装一样,这道用于装饰人类的风景有着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人们的发型和服装一样整齐划一,长发必定是麻花辫,短发必定是卓娅头,这是雷打不动的主旋律,偶尔有一点些微的调剂,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比如麻花辫里又分长短,因而对辫子的整体形状要求又有所不同——齐肩辫的发梢讲究要齐,最好是像宝剑一削而就的,没有一点参差的乱茬。长辫的发梢虽然随意,中段却讲究光溜齐整,没有碎发毛刺,要上下一般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发质优良,乌黑油亮。当时风传,两条粗黑的长辫子能换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可见即使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美丽也还是有它相对公道的价值。

那时候没有什么明星可追,人们穿衣打扮的灵感不过来源于

## ◎ 清浅时光



## 闲时去看水

对于水,我是喜欢的,无论是江水,湖水,还是海水,只要是水就让我觉得欢喜。儿时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那是我时常去的地方,每当开心,或者是不开心,再或是有心事的时候,总是喜欢去那里坐坐。看着那流动的水,心情竟也跟着好了起来。

特别是在夏天,河水里都是前来玩水的人们,大人和孩子都是极爱水的,他们在水里嬉闹,在水边奔跑,与水做着最亲密的接触。在那一时刻,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是快乐的。当然时常也会见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河边,聊着天,或者是静静地看着远方,当微风自远方吹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感觉非常舒服。

喜欢闲时看水,看的是一种心情,一种心境。只因面对着那流动的水,无论心情再怎么不好,但是也渐渐地释怀了。我想这就是水的魔力,它总是能在不经意间,化解你内心的不悦,让你能够在顿悟之后,再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尘世间的一些事情。

只要有水的地方,人们一定去得多,也喜欢去。记得有一年带女儿去青岛,那是我和她第一次见到大海,当我们来到海边,将手指伸进海水的时候,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言语形容。也就在那一刻,女儿爱上了大海,爱上了那湛蓝的海水。

在青岛的那段日子,我们会每天都去海边,其实景还是那个景,真的就是喜欢在水边待着。甚至在回来后的日子里,女儿还心心念念地想着重游。问她为什么想去青岛,她说那里的海水好美,在海水里可以冲浪,还可以游泳,总之,只要是在海水里就好。

女儿的话又何尝不是我所想的呢,喜欢水,真的不在意是哪里的水,只因你站在水边,就能感受到它带给你的快乐。特别是在夏天,水简直成了人们的最爱,于是乎,江边,湖边,小河边,处处都有人们的身影。当然就连室内游泳,也是人满为患。

闲时去看水,看的真的是一种心境,当你与水亲密接触的时候,水中有你,你中有水。炎炎夏日,与水为伴吧,让它洗去我们的烦恼,带走我们的烦恼。当你在面对尘世间一切烦恼时,一旦面对大海,你会觉得一切真是微不足道。文/朱凌

几出样板戏,可以借鉴的形象有限。我记得看完《杜鹃山》回来,街坊家的小虹不可救药地迷上了里面的党代表,死活非要她妈找人给她剪“柯湘头”。她妈请来权当师傅的同事倒成竹在胸,三下五除二就把小虹的头发剪完了,又嫌发梢直楞楞的不像,用一根烤热的竹筷子将头发卷来卷去。

读高中时,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叫《血疑》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山口百惠扮演的大岛幸子一出场就迷倒了一众少男少女。一时间,“幸子头”大行其道,无数个不同脸孔的“大岛幸子”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校园里涌现出来。不过这种风潮似乎并没有流向校外,大概是这种发型大学生化了吧,所以在流行的领域问题上受到了一点局限。

校园外的“社会上”则另有一番风景。大概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吧,弯弯曲曲的卷发粉墨登场,到中期涌现的“爆炸头”,把烫发给人的视觉震撼发挥到了极致。一个叫张蔷的流行歌手,不仅歌曲唱得别具一格,发型更是超乎想象的前卫——一头乌黑的秀发,不知用了什么工艺,烫得每一根都像遇到静电一样支棱起来,原本是普通规格的脑袋,一下子变得毛茸茸软蓬蓬的硕大无比,像戴着英国皇家卫队的大头盔。靠着十几盒畅销不衰的磁带,她持续走红,不仅歌声响遍了每一条大街小巷,那新奇而夸张的“爆炸头”也深入人心,并且炸出了一股强劲的冲击波。穿着花衬衫、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手提录音机在街上混的年轻人,如果头发没有爆炸,那他的时髦就不能算是到位。只是比起磁带盒上的当红歌星,老百姓自然要低调一些,所以他们的爆炸也比较留有余地,只限脑袋的上半球,下半球直直地削短了完事。

后来,“爆炸”的风头逐渐减退,但它的影响却余波未尽,以至于在后来风行的女式“钢丝头”上,依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它的传承。原本稀疏细软的头发,经一种特殊的方法一烫,立刻膨胀成松软的一大把,看起来和摸上去,都会有一种巧夺天工且不劳而获的丰美。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海外及港台艺人的大量涌入,许多前所未见的发型在电视上各领风骚,人们的眼界洞开,可参考和模仿的发型多了,对发型的关注和需求开始变得挑挑拣拣,表现出空前的多元化。现在,不仅各种别出心裁的新式发型层出不穷,而且还可以根据主人的喜好染出缤纷绚丽的色彩,既紧跟时尚还要突出个性,成为人们头上的一道鲜活亮丽的风景。可惜这几年“全民脱发”,这片风景的沙漠化现象日益普遍,于是男女老少都不淡定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拯救发际线的热潮,保护头顶上的原生态植被,刻不容缓。文/阿简